

霁 楼 编：

革命文学论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 海 书 店 印 行

不許照樣翻印

革命文藝學論集

實價大洋八角

發行者

新學會社

上海交通路

出版者

生路社

編者

霽樓

1928, 5, 初版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共收有关“革命文学”口号的论文十八篇，分别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蒋光慈、钱杏邨、李初梨等撰写，辑自《创造》、《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泰东月刊》、《秋野》、《文学周报》、《生路月刊》等刊。据生路社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本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革命文学论文集

龚 棣编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1/2

1986 年 8 月第一版 198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J 167·1 定价 1.90 元

序言

「革命文學」這個名詞，到現在可算喊得響極了。但喊的人確然極多，而一部分人且以其所作作品自以爲是革命文學；其實不是模糊愉快，即是離開革命文學的實質還是很遠，冤枉哉！時髦哉！

革命文學，自早即有人提倡；可是在初期提倡的時候，因時代的必然性還未成熟，當然要遭大多數人的反對，以爲文學應爲藝術而藝術，沒得含什麼使

命的。

及到最近，革命文學因由環境的變化，和時代的所趨，已經到確立的時期了。但爲着指示大多數人的迷夢及劃清它的分野，還不得不需要健全理論的建設，和多數輿論集中的總示。否則恐怕仍如散沙，不是減少喚醒的力量，即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使一般傾向者有摸不着頭腦的危險，這就是我編集這冊書的動機了。

革命文學的理論，從前本有丁君編的一冊革命文學論；可是爲時雖暫，許多已成爲過去的陳迹，不能適合於眼前的範疇。而一方却已有許多論文，是很重要的，得成爲革命文學理論的中心，是它所未經收受——不能收受——，所以我仍有編這冊書的必要。

革命文學的理論問題，雖已有端緒了；可是其中仍不免有兩派之分：一派

似乎過於狹隘，覺得專以革命事實為題材，專以描寫革命情緒的為正宗；而一派却又覺得很寬了，却以為有反抗精神及前進精神的表現，即可算是革命文學，於是似仍在爭持之中。

但我以為狃於過狹，不如持之稍寬。真的，如果是革命文學定必寫革命事實或革命情緒，則不如看歷史記載，或宣傳標語，因為這比革命文學要親切痛快得多。再進一步說，若是革命文學定必須革命者——無產階級羣衆——來寫，則我以為現時的中國無論如何是得不到革命文學的作品，即在他處亦恐難求，因為革命者是無暇「之乎者也」啊。

又有一派，則以為革命文學是他們所獨創，很有自尊狂的態度；其實一種主義或學說之造成，都是自然性的勢使，斷不是一二人所能獨全或違反的，——雖然少數人不無提倡之力，終究乃是大多數人所共同形成的啊。

序

還有少數人常以一鼻孔出氣，理論是限於局隅的，所以我覺得集合大多數人的意見，比較批評，似更適當。同時一部分人以爲革命文學像煞特別神聖，有不許人家置喙之概；這却是妨害革命文學前途發展的一大障礙，我於是不得不更佩服於王獨清的主張，「一面要打倒時下自尊狂的人物，一面要實行嚴格的自我批判」了。

言 序

我編這本書的次序，是依時代爲先後，是照發表的循序爲循序，一面表示無憎厭之可分，一面却給讀者以時日的客觀條件，得有許多研討的便利。

革命文學的論文，近幾年來散見得很多；我覺得無大重要一切零星的記載，及有他種夾雜的文章，概未收入，以便讀者少費目力及易於集中。——雖然爲力量與時間所限，有許多未及收入，這只得待將來再說了。

內中收入的共十餘篇，前三篇，已見丁丁編的革命文學論中，其餘的幾

篇，却都是去年九月以後的東西，其中更多的則是近幾月間的作品，不得不算是嶄新的革命文學論了。

我所收的，由一方面看來，却不免於「龐雜」之誦；可是爲廣義的着想，爲尚未真作以什麼人所說的爲定論以前，——其實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也沒有的。不但文藝，即科學也是如此。——所收的當然要以各方面的爲是；以一般人作一個正確的較量，而建設出一個更健全的理论來。

最後，我覺得『革命』是永無已時，『革命文學』便也有牠的永遠性，因爲『真正的文學家是不能取一段落的合於他的理想，就認爲滿足的。』

而且，中國革命文學的理论正在勃興之時，我於是也覺得革命文學論集，是應當連續編集，以作文學史上參考的資料。

序

本書全由創造，洪水，文化批判，太陽月刊，泰東月刊，秋野，文學週報，生路月刊各書所採集，以貢獻於一般研究革命文學的青年。在此特地聲明，並順謝諸作家！

一九二八，四，十，編者。

DE 507.2

革命文學論文集目錄

革命文學論文集

序言

革命與文學……………郭沫若

文學上的階級鬥爭……………郁達夫

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成仿吾

革命的人生觀與文藝……………芳 孤

關於革命文學的幾句話……………香 谷

英雄樹……………麥克昂

文學與政治的歧途……………魯 迅

革命文學論文集目錄

革命文學論文集目錄

文藝與社會·····	許 僚
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	蔣光慈
革命的文學家，到民間去·····	香 谷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成仿吾
關於革命文學·····	蔣光慈
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	李初梨
文學與時代·····	顧鳳城
死去了的阿Q時代·····	錢杏邨
關於『現代中國文學』·····	錢杏邨
一封公同信的回答·····	李初梨
革命文學的我見·····	趙 冷

革命與文學

郭沫若

我們現代是革命的時代，我們是從事於文學的人。我們所從事的文學對於時代有何種關係，時代對於我們有何種要求，我們對於時代當取何種的態度，這些問題是我想在這兒討論的。

我們先來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革命與文學一並列起來，我們立地可以聯想到的，便是有兩種極端反對的革命與文學

革命與文學

主張。

有一派人說：革命和文學是冰炭不相容的，這兩個東西根本不能並立。主張這個意思的人更可以分爲兩小派：一派是所謂文學家，一派是所謂革命家。

所謂文學家，尤其是我們中國人的所謂文學家，他們是居住在別外一種天地的別外的一種人種。他們的生涯是風花雪月。他們對於世事是從不過問的。世事臨到清平的時候，他們或許還可以謳歌一下泰平，但一臨到變革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便感受著一種脅威，他們對於革命，比較冷靜的，他們可以取一種超然的態度，不然便要極力加以詛咒。這種實例無論是舊式的文人或者新式的文人，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在他們看來，文學和革命總是不兩立的。

的確也會是不兩立的。文學家對於革命極力在想超越，在想詛咒，而革命家對於文學也極力在想輕視，在想否認。我們時常聽着實際從事於革命的人

說：文學！文學這樣東西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究有甚麼？她只是姑娘小姐們的消閑品，只是墮落青年在課堂上懶於聽講的時候所偷食的禁果罷了。從事於文學的人根本是狗錢不值的。

文學家極力在詛咒革命，革命家也極力在詛咒文學，這兩種人的立腳點雖然不同，然而在他們的眼光裏，文學和革命總是不能兩立的。

文學和革命根本上不能兩立，這是一種極普遍的主張，事實上是如此，而且理論上也的確是如此。然而和這種主張極端反對的，是說文學和革命是完全一致！

文學是革命的前驅——在革命的時代必然有一個文學上的黃金時代——這樣的主張我們也是時常聽見的。

我們且先從歷史上來求牠的證據罷。譬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之前產生了

革命與文學

不少的文學家，如像佛爾特爾，如像盧梭，他們都是劃時代的人物，而且法國革命許多批評家和歷史家都是說由他們喚起來的。又譬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也一樣。在俄國革命未成功之前，俄國正不知道產生了多少文豪，這其中反革命的當然不能說是沒有，然而勇敢地作為革命的前驅，不亞於法國佛爾特爾和盧梭的也正指不勝屈。

回頭再說到我們中國罷。譬如周代的變風變雅和屈子的離騷，都是在革命時期中所產生出的千古不磨的文學。而每當朝代換易，一些忠臣烈士所披瀝的血淚文章，至今猶傳誦於世的，我們也可以說是指不勝屈的了。

是這樣看來，文學和革命也並不是不能兩立，而且是互為因果，有完全一致的可能。主張這種見解的人，自然不能說是全無根據。

那嗎我們對於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怎麼纔可以解釋呢？

同是一個問題而發出兩種不同的主張，而且這兩種主張都是證據確鑿，都是很合理的。我們要怎樣纔可以解釋呢？

這個問題好像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只要把革命的因子和文學的性質略略討論一下，便不難迎刃而解了。

革命本來不是固定的東西，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不過革命的形式總是固定了的。每個時代的革命一定是每個時代的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徹底反抗。階級的成分雖然不同，反抗的目的雖然不同，然而其所表現的形式是永遠相同的。

那嗎我們可以知道，每逢革命的時期，在一個社會裏面，至少是有兩個階級的對立。有兩個階級對立在這兒，一個要維持牠素來的勢力，一個要推翻

革命與文學

牠。在這樣的時候，一個階級當然有一個階級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你假如是站在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反對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贊成革命。你是反對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學，是替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當然和革命不兩立，當然也要被革命家輕視和否認的。你假如是贊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自然會成爲革命的前驅，自然會在革命時期中產出一個黃金時代了。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的這個公名中包含着兩個範疇：一個是革命的文學，一個是反革命的文學。

我們得出了文學的兩個範疇，所有一切概念上的糾紛，都可以無形消滅，